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全球語境與臺灣地方書寫(Ⅲ)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6-2411-H-004-024-
執行期間：96年08月01日至97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范銘如

計畫參與人員：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朱錦雄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7年10月31日

北部書寫

九〇年代中後期，地方縣市文化局競相投入地方文化的建設相當程度地改變了台灣文學的地景。解嚴後台灣社會文化的丕變催化台灣內部對自身歷史文化的重新認識評估，在縣市政府的資助下，許多在地的文學、語言、風俗、歷史人物與事件的文獻資料大量出土，以口述、影音或書面的方式建檔或出版。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文史工作者踴躍形塑其區域特色，不但舉辦各類活動或慶典，還透過區域文化的爬梳出版以及文學獎項的設立，提高地方的能見度進而凝聚地方的認同。《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台中市文學史初編》、《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苗栗縣文學發展史》等縣市之文學發展史亦相繼問世。地方學的興起除了固有其文化歷史保存的效果，亦有將共構出的原鄉特質轉變為文化資本，促進觀光、活絡產業，甚至成為吸引國際交流的基礎。在資金、資訊快速交換流動的全球化趨勢中，地方學不僅保留本土記憶、建構文化身分及原鄉與外地的時空差異，同時可能將此種差異轉變為同質化全球語境裡的顯著標地，文學書寫的參與在建構地方性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重要性。

在地區文學史相繼付梓、地方書寫風起雲湧之際，我們不免要懷疑，在幅員相對狹小、交通便利且人口流動往來頻繁的台灣，區域景觀及特徵是否鮮明可辨？書寫地方，不管是都會或鄉村，是否能夠寫出獨特的當地景物、地誌、風俗歷史以及最重要的人文特色？地理環境因素及政經開發的不同，是否讓台灣文學發展出不同特質或不同關注的區域文學？這些龐大而絲縷牽纏的問題不僅牽涉到文學的走向，更攸關文化政策、區域發展以及認同政治等層面之於文本的交互作用力。由於地方書寫的作品太過龐雜，本文勢必得放大地方的定義範圍，無法就每一縣市作品獨立考量。因此我權宜地將解嚴後的台灣小說分成南、北、東三區，檢視西部區域裏不成文卻眾說紛紜的區域文化差異是否見諸於文學創作之中。

南北差距、南北對立，是近年來在各種公共領域或非正式談話中常常被提及的詞彙，「南部」，通常指台灣、傳統、本省、鄉下的文化，「北部」則泛指以台北市為代表的區域透露著外來、現代、外省、都會的思維。所謂的北部，究竟涵蓋那些地理區塊？就一般不文文的說法，濁水溪似乎意味兩種區域的楚河漢界。但從地理位置來看，濁水溪貫穿南投縣、彰化縣與雲林縣，同一縣份似乎無法以溪水兩側而分屬涇渭分明的陣營，何況若將濁水溪的三大支流流域一併加入考慮版圖更難切割。若就氣候的屬性來談，台灣南北的分際線約以北迴歸線劃分，以北屬副熱帶季風氣候華南型，以南屬熱帶季風；北迴歸線通過的位置在嘉義市，如此一來，原本在濁水溪界限下區分為南部的雲林縣則將歸屬北部。再則，就行政機構的區域劃分來看，中央山脈以東的花蓮、台東統括為東部區域，中央山脈以西輒分為北、中、南三區，每一區域涵蓋的縣市亦常有所調整。通常中部地區包括苗栗縣、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南部區域」則與另一種通稱的「南部七縣市」雷同，包括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和屏東縣。北、中、南三區的區域生活圈劃分更讓人不知將界線劃在何處。筆者在另篇論文中曾從小說的實際批評裡規納出，文學地理裡的南部包括台中、彰投、雲嘉南、以迄高屏等地區，在這些文本再現裡，地方的景觀多是以過去式的方式呈現，居民的經濟生產方式大部分為傳統農、漁產業，部分的小額自營商業；寬闊、炎熱的自然環境對比由矮窄陰暗（木板、磚泥）平房及低層樓房雜錯組成的鄉鎮街坊或市集。而中央山脈以東的宜蘭花蓮台東以及澎湖金門等離島另成一種地方敘述的模式，小說再現的地景和強調的地方優勢與南部書寫大相逕庭。在這些小說裏，我們的確隱約可見地方敘事的某些雛型大致浮現。本文接下來想探討的即是從描寫基隆、台北縣市、桃竹苗等北部區域的小說中是否可以歸納出某種區域特色的書寫模式？

相較與南區和東部離島，基隆、台北縣市、桃竹苗等縣市的地理人文景觀大相逕庭，區域開發的歷史階段落差很大、人口的組成身分分歧、經濟發展的

狀況懸殊，雖然地緣接近但整體而言是區域屬性頗為異質。有趣的是，相較於其他縣市政府對於地方學的熱中，如南瀛學、彰化學、花蓮學等，北部的縣市對於當地文化歷史的建構與推展顯得較不積極。南部四個縣市出版該區文學史，北部只有苗栗縣有自己的文學史，台北縣則勉強有一部戰前的文學史，在出版縣市作家作品的工作上台北縣也算是較為積極的地區。當然該縣市作家的作品未必與地誌書寫有關，因此在大多數官方出版的當地作品中其實很難清楚地閱讀到該縣市的地景與風土人情。此外，桃園縣和台北市的文學獎徵文辦法中亦未加入能表現當地特色的要求，而基隆市的文學獎主旨則設定需以海洋為題材。在這樣的外緣條件之下，北部縣市的文學創作的地方性不如南部與東部來得明顯是不難預期的事。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現階段由官方主導或作家自發性創作的文學書寫裏看到某些不同於再現南部和東部的敘事趨勢，而且北部縣市的書寫也不能逕以台北市的模式一概而論，抹煞了其他縣市的特殊性。本文將先以集眾愛於一身的台北市書寫為起點，接著再以鍾文音的《在河左岸》、童偉格的《無傷時代》、莊華堂的《土地公廟》、《巴賽風雲》以及甘耀明、高翊峰、謝曉均和北區各縣市文學獎得獎作品探討其地方特色，綜論北區六縣市的小說中的地方性。

一、京畿書寫

由日治時代以迄，文本台北似乎有某種原罪，承擔著負面台灣的特質，蘊含作家對時代政治經濟或文化社會的批判。台北印象雖然隨著觀看主體的不同位置在文本裡與時推移嬗變，作者對這個城市的敵意卻迭出不窮。但是台灣經過六、七〇年的工業化推動，城市的規模與城市人口的比重自八〇年代以後大幅提高，城鄉的界線已相當鬆動。都會生活所衍生的問題不再只是特殊性，而是台灣居民的普遍經驗。在都市中工作或就學的作者群和讀者群難免高度關注都市的生活與問題，八〇年代文學的主要描寫空間也就從農村轉向了都市。台北書寫，一如既往地代表了都市之惡，但另一方面卻有擺脫污名化的跡象，形塑了較為正面的首

善之都的形象，都會生態的呈現也與以往有所不同。隨著台灣與國際經貿的往來越來越密切頻繁，各大國際銀行直接在台北設置辦事處，大眾消費市場裡到處可見舶來品。甚至連速食店、量販店、百貨公司、超級市場或便利商店，從外觀、擺設、經銷、販售、服務的模式就是外國資金、技術與文化的產品。隨著經濟的進快速成長與國際化層面的擴大，訴求歐式高貴的造型建築和強調前衛新潮的後現代建築如雨後春筍般在首善之都竄立，衝擊台北的都會景觀，外來文化的快速引進與消化，固然造成知識分子的焦慮或抗拒，卻也讓他們對於台北的空間文如何發展、如何被表述，產生興趣。

台北不僅僅是許多作家生活寫作的地方，更是國家機器運轉和改裝的心臟。八〇年代以降，延續著上個世代對資本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共犯結構的批評，小說家更細膩精緻地探討國家機器、商業機制、地方勢力種種權力關係之於台北的運作；另一方面，較為正面的新興都會形象逐漸浮現在台北書寫中。探討台北如何從負面空間蛻變成更具包容力、協商性，轉化衝突的新興都會。台北的都會經驗開始被納入台灣本土經驗的一環。儘管這個城市並不理想單純，卻有一種內在自發的住民力量滋生，試圖調和島嶼內外部的勢力。都市豐富的生活型態和景致除了提供小說家構思內容的藍本以外，還有小說形式上的翻新。解嚴以後政治生態和經濟體質的大幅蛻變，使得長久處在保守壓抑狀態的台灣社會活力爆發出來。各種對國家機器和主導文化的批評論述傾巢而出，女性、勞工、同志、環保、原住民運動各以鮮明的旗幟以及強力的論述挑戰舊有體制價值，將原本單一權威的意識形態轉向開放性的多元文化。台灣新階段的歷史幾乎在台北街頭拉開一幕幕序幕，混亂的或溫馨的、挑釁的或挑逗的，使得都會出現新興的活力，文化意義上也呈現多元化與異質性，間接地促使台北文學在內容和形式上嶄新的表現。